紫苏开花

□董小飞 文摄

五月底，网购了一些紫苏苗。到货那晚，我还没备好土。于是挑出最小的六棵，钻进楼前阳台下的树丛里，在满是小碎石的树下刨出六个浅坑，把它们潦草种下，想着反正苗也是多余的，生死由它吧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去花鸟市场买了一袋黝黑肥沃的营养土，把剩下十棵裹着黄泥的紫苏苗栽进几个泡沫箱里，浇透水。隔天睡醒就迫不及待地去看，发现它们的腰好像软了，一棵棵变得无精打采，我觉得可能是水土不服。它们从黄泥堆来到黑土地，即便是人也得蔫几天吧？于是下楼去看树丛里的那几棵，它们却适应得很好，细嫩的茎秆一棵棵都挺得直直的。我在心里窃笑，这地方能长大才怪。

可泡沫箱里的那些紫苏苗，似乎对我的殷勤并不领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天几趟地去看它们，可那些弯了脊梁的紫苏苗像得了软骨病，全身软得撑不起来。然后掉叶，发黑，干枯。而楼下树丛里的那六棵却生机勃勃。我不解，拍照发给卖家问是什么原因，他说我用的土不对，肥力过剩烧根了。拔出来一看，果然根都烂了。

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树丛里的那六棵紫苏苗上。每天勤快地给它们浇水，时不时地施点肥，总以为多做一点，它们就能长得快些。可整整一个月，那些紫苏像忘了长大似的，买来的时候长几片叶子，如今依然几片叶子。而且，还被咬出不少虫眼，看起来残缺不全，我却无计可施。“早晚被虫咬死。”我赌气地想。于是，浇水变得断断续续，起初路过时还会扫一眼，后来连扫也懒得扫；水壶搁在阳台的角落，渐渐积了灰。

八月的一个傍晚，看到小区门口有人在卖紫苏叶，我猛然想起种在阳台下的那些紫苏，赶紧去看。没想到它们长高了很多，已全部开枝散叶，变得枝叶繁茂，像一顶顶小伞撑开在碎石地上，散发着独特的香气。我蹲下身，轻轻地抚摸它们，那些虫眼也不再碍眼，像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勋章。

原来，那六棵紫苏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在碎石与浅坑中努力扎根，在浓密的树荫下等待阳光……在我转身离去之后，它们才开始长大。只是，叶片都很小。我把那六个浅坑刨深，并追了肥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恢复了之前一天看几遍的热情，在认为该施肥的时候就施肥，该浇水的时候就浇水。如此这般坚持了半月有余，它们却再没长分毫，叶子依然小得跟铜板似的，而别人种的紫苏，已经开花结籽。我的紫苏，好像被困在了时光里。想到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里那句“荏染柔木，君子树之”，难道，它们真的要用跨越四季的经历来告诉我什么叫“时光荏苒”？我的耐心再次被消磨殆尽。真是贱的！我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，不知道是在骂紫苏还是在骂自己。真不该管它！

秋风不知不觉染红了窗前的柿子，转眼立冬。天气忽冷忽热，我开始感冒咳嗽。根据以往经验，一旦咳嗽，非历经两三个月才能痊愈，任什么药都没用，唯有紫苏加姜片熬汤可解。于是，我想到被我遗忘已久的六棵紫苏，便下楼走进树丛，发现它们不但没有变成我想象中的败枝枯草，反而正安静地开花。细细的花苞顺杆而上，束成穗，高低错落地从叶腋处昂扬挺立。浅紫色的小花泛着丝绸般的光泽，花萼如钟，花瓣似唇，在弥漫着清香的空气里逐一开放。


紫苏开花。


芙蓉花开。

芙蓉花开

□金幼萼 文/摄

我抱着八个月大的宝宝在小区里转悠，她在我怀里一拧，我才看见路边那几棵芙蓉花开了。粉的白的，风一吹，轻轻晃。宝宝小手朝树上戳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，小手险些戳到我下巴。

我想起前年，也是芙蓉花开的时候，家里办喜事，娶进了儿媳妇。儿媳妇和儿子是大学同学，自由恋爱。

我喜欢花也爱种花。楼前那一片空地，我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草：月季、紫茉莉、格桑花、蜀葵……春天播下种子，到了夏天，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，引来许多邻居驻足观赏，夸赞道：“这片土地打理得很好呀！”心里很得意，嘴上只说：“瞎种的，它们自己肯长。”

芙蓉花也是我最爱的花。小区里种了不少，市政府那边更多。我有时候推着宝宝去散步，走累了在花树下歇一歇。风一吹，花瓣落在婴儿车上，宝宝伸手去够，够不着就哼唧，够着了便往嘴里塞，我吓得赶紧抠出来，她委屈得哇哇大哭。

说起芙蓉花，我想起在成都的那一年。那时候年轻，胆子也大，夫妻俩跑到成都去创业。成都的芙蓉花开得可真多啊，大街小巷，墙角路边，到了秋天满城都是粉色一片。在成都看芙蓉，觉得花是花，我是我，中间隔着点什么。现在抱着宝宝站在花树下，花瓣落在我袖子上，也不急着掸。

其实我跟芙蓉花还有点缘分。以前有个朋友，网名叫“芙蓉花开”。那时候，我们一起逛街、喝茶、拍照片，聊过一些八卦。她做事利索有主见，我性子慢，听她讲，跟着笑。那时我儿子还小，家里事多，心里闷的时候，打个电话她就来了，也不劝，就是陪着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联系渐渐少了，从今年开始，几乎不联系了。可能朋友就是这样吧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可我心里一直记着她的好。记得她叫我“小金”时的样子。那时我身体不大好，心情郁闷，她刚好学过医，就慢慢跟我讲。记得她说：“小金，三分病七分养啊，不要老想着它啊，心里忘了它也许身体自己就好起来了。”

芙蓉花很有趣，早晨为淡粉色，到了下午会变成深粉色，越开越浓艳，仿佛人的脸渐渐泛起了红晕。

小区里芙蓉开得最盛的还是大塘河边那一排。前几日下雨，花瓣落了一地，粉白的花瓣铺在地上，扫地的大姐舍不得扫，站着看了半天，最后只把旁边的落叶拢了拢。我路过时心里想，连扫地的人都爱惜它，可见这花是多么受欢迎啊。

宝宝还不会走，也不会叫奶奶。但看见芙蓉花便笑，笑得口水直流。我想等她再大一点，会走了，能跑了，秋天的时候带她来树下捡花瓣儿。等宝宝会走了，不知道还愿不愿意蹲下来捡花瓣，说不定捡起来还是往嘴里塞。

我抱着宝宝往回走，风又吹落几瓣。有一瓣落在她手背上，她愣了一下，咯咯笑。